



风华绝代铁观音

□葛水平

在安溪,即便不说陆羽的《茶经》,从一般诗文中总能频频嗅到茶香。苏轼有:“从来佳茗似佳人,绰约丰姿任品斟。流韵标香谁第一?风华绝代铁观音。”

陆羽把先人饮茶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总结,茶的历史其实要早于唐代很多年。

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部落族。而中国饮茶起源于神农部落族的说法也因民间传说而衍生出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是神农部落族在野外以釜锅煮水时,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的水,其色微黄,喝入口中生津止渴、提神醒脑,以神农过去尝百草的经验,判断它是一种药而发现的,这是有关中国饮茶起源最普遍的说法。另有说法则是从字义上加以附会,说是神农有个水晶肚子,由外观可见食物在胃中蠕动的情形,当他尝茶时,发现茶在肚内到处流动,查来查去,把肠胃洗涤得干干净净,因此神农称这种植物为“查”,经历了时间再转成“茶”字,而成为茶的起源。

查——茶,汉文字能够使人勾起的联想太多了,因为文字的创作,使整个人类智慧和信息抵达了无边的想象和宽裕的空间。

时间在亘古不变地前行。从遥远到遥远,假如寻找安溪茶的起源,那一定要追溯到唐后期至五代十

国年间,北方兵荒马乱,战祸不断。福建东南沿海,特别是泉州一带,远离战乱中心,局势稳定,气候温和,物阜人熙。这个时期,不仅茶业重心南移,而且北方人口也在南下移居。安溪当地民间族谱记载,刘、林、周、廖、詹、王、吴、安等均于唐末及五代期间经荆楚、江淮入闽转而定居安溪,其中既有平民百姓,也不乏名人墨客,如唐末诗人周朴、五代越王钱俶幕僚黄夷简、上柱国廖俨、开先县令詹敦仁等。这些外来人口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带来了茶叶生产技术。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应该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粱厚味。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

安溪茶作为礼品赠送的文字记载,则最早出现在县令詹敦仁的茶诗中,题为《龙安岩悟长老惠茶,作此代简》:“泼乳浮花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醒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又有“与道人介庵游历佛耳,煮茶待月而归”后,留下诗句:“活火新烹涧底泉,与君竟日款谈玄。酒须适醉方成饮,茶不容凉却是禅。闲扫白云眠石上,待明月过山前。夜深归去衣衫冷,道服纶巾羽扇便。”

明月,永远皎洁的脸。“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中国文化中那

一抹亮,月下安溪是否就是乡愁的栖息处呢?!

二

我在5月末尾来到安溪,天空和大地上充盈着正在发生改变的魅力。接下来的月份便来到一年的二分之一,是开始是结束,是一切的转变。很好的太阳,沟壑之上,山峦之下,植物用无数个世纪的生存时光、自然营造出了生命与环境高度协调的空间,在无数个体的枯荣生死之间,雨,滋养了安溪的茶山。

一位凭窗远眺的女子,一种颜色,一份好和俏丽,都在耐得住寂寞下盛开。好,隔着旧时光,它竟是山阔水长。这是我对安溪的印象。

我感觉安溪不同于别的城市,因茶,有了一些雅趣横生。安溪凡是做茶的店里都备下一套茶具,来者免费喝茶。泡茶用的是上好的兔毫盏,此盏是宋朝建窑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也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在黑色釉中透露出均匀细密的筋脉,因形状犹如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纤细柔长而得名,民间称“银兔毫”“金兔毫”“蓝兔毫”等,以其中的“银兔毫”最为名贵,兔毫花纹在茶水里交相辉映,令人爱不释手。特别是喝顶级的乌龙茶,对茶具的要求更高。这个时候行家一般会用老壶,因为老壶已经退火,不夺香,这样冲出来的茶感觉很“厚”,也就是茶喝过后舌面依旧有很长时间的“附着感”。久在繁忙里,呷上一盅茶,让清香在味觉里徐缓发酵。

我一直觉得一个城市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魂。魂,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是文化。文化才是城市的魂。做一件与文化有关的事情,呵护着百姓的肠胃,几代人延续,那一定是一个守得住决心和信心的城市。安溪是。

我能够想象摇青时身段的婀娜多姿,丝毫不敢含糊了传统工艺,好茶出好手,好手写茶诗:

杜宇伤春去,蝴蝶喜风清。一犁梅雨,前村布谷正催耕。天际银蟾映水,谷口锦云横野,柳外乱蝉鸣。人在斜阳里,几点晚鸦声。

采杨梅,摘卢橘,钉米糍。奉陪诸友,今宵烂饮过三更。同入醉中天地,松竹森森翠幌,酣睡绿苔茵。起舞弄明月,天籁奏笙簧。

喝茶人知道,茶内氨基酸和咖啡碱含量高,茶汤浓醇鲜爽,饮后颊齿留香,安溪茶令各地好茶者赞不绝口。但是,也一定要明白地理意义上的安溪对茶的生长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养分。

如果没有风来,一切都会静止。只有水,无论风来还是不来,它都活着,而且一直年轻。

流动的水冲泡出了铁观音的骨韵。我在安溪学得了许多采茶的认知:铁观音采摘一般是一芽三叶,茶青从采摘到初制结束的时候都是茶叶连枝一同加工,带有茶梗的铁观音称为毛茶。铁观音制作过程比较长,需要经过一夜的发酵,茶枝和叶子会交流水分,带梗的毛茶能促进发酵,做出来的茶叶才会有好的品质。做青过程中,茶青叶细胞保持活性,新陈代谢照样进行,需要

消耗一定的水分。同时,叶面也会进行蒸腾作用,散发大量水分,带走茶叶发酵所产生的热量,茶梗的含水量丰富,茶梗水分可以通过木质部从叶脉向叶肉组织输送,保持叶片不容易干焦,维持茶叶的发酵进程。

斗茶的茶农告诉我,不带梗的叶子做茶,总觉得水质轻薄,不够浓郁。带梗制茶是为了茶叶更好地走水,让青叶更好发酵。好的铁观音都是带茶枝茶梗来制,采时要做到“五不”,即不折断叶片、不折叠叶张、不碰碎茶叶、不带单片、不带鱼叶和老梗;其次生长地带不同的茶树鲜叶要分开,特别是早青、午青、晚青要严格分开制造,以午青品质为最优。

春茶是在3月至5月间,夏茶是在5月至7月间,秋茶是8月下旬到10月间,冬茶通常是10月以后了。民间有句话“早采三天是宝,晚采三天是草”。清明时节,春日的第五个节气。天地间清浊之气两分,清气上扬,浊气下沉,达到了最洁净之时,故而,清明即“天清地明”。茶农按照节气采摘,守着祖先的节气,人们才会获得丰收。好茶的特点是回甘,用一把好壶来泡,不夺茶香气,壶壁吸附茶气厚,日久使用空壶注入沸水也有茶香。那一丝甜,要留住或者改变什么,并在心口处生出愉悦留恋。安溪茶的制作,有着强烈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色彩,安溪要做大做强,文化意义已经成为手工制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看安溪女孩子泡茶,是一种艺术享受,人被定在那一刻,屏住气,稳住身,生怕失去那一眼。世间美好的欲望是不可以刻意追求的,但不可放弃追求情

怀。因为美只赠与能够感受美的世界。明代许次纾《茶疏·考本》曰:“茶不移本,植必生子,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植子之意也。”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追述:“种茶下籽,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古人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种下去不可移栽。这种误解也使得茶树有了坚贞的美好含义。

民谚云:“千茶万桑,万事兴旺。”茶树是经济作物,种植茶树,是发财致富之路。“一个茶叶七粒米”,茶叶的经济产值比粮食作物要高。虽然有些时候对茶农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但是,浸泡在凄风苦雨中的中国民间总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中国哲学讲究“人与天侔”。这里有两重意思,人应该是同环境相和谐,努力同生存的环境保持天然节拍的一致;另一重意思是,人应该和自己的天性保持本真的一致。

在安溪,太阳照亮了茶山。阳光下茶山安谧祥和,水墨画廓恬然于林木山脊,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落。望山岭之馥郁,积谷壑之空灵。娟丽但质朴不失,活泼而娴静内敛;山岚苍茫可以壮气,水韵优雅自然秀人。倚碧枕流,想象四季代序:春日茶树泛青迎风而舞,夏日茶树铺陈出五彩缤纷;秋日细流如梳,婉约妖娆;山峦铺金,层林尽染;一切又都是为了冬日霜露晶莹,衬托出经历了一年的清风、云高气肃。

人世间,没有太阳何朝阳呢?没有茶山江河如何锦绣呢?

小说

小巷深深

□胡玲

老街的清晨,阳光穿过古榕树的枝叶,照在地上明晃晃的,像撒了一地碎玻璃。

她披着一身阳光,提着一份肠粉和一杯豆浆,钻进路边的小巷。幽深狭小的长巷生长着许多寂静挺拔的古榕树,葱茏的绿意中,掩映着一间沧桑的老屋。

她用钥匙打开斑驳的木门,鱼儿般闪进屋内。

屋里卧室,老太太躺在床上安详熟睡。她静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看着老太太,像母亲凝望着熟睡的婴孩。

窗外,古榕树上的鸟儿突然唱起歌儿。在清脆欢快的鸟鸣声中,老太太缓缓睁开双眼,看到她脸上的皱纹如柔波舒展,轻声说:“来了?”

“来了。”她答道,起身给老太太披上外套。

她给老太太梳头,一头银发梳得光亮整齐,在脑后结起一个高高的发髻。她打来热水,把老太太的脸擦拭干净,拿起镜子对着老太太照,笑道:“看,多好看看多精神啊。”望着老太太,她有点晃神,仿佛一下子穿越回到四十年前。

那年,她刚满12岁。初夏的一天,她和堂姐挑着荔枝进城卖。天没亮就出发,走了几个小时,终于从乡下来到老街。布满破洞的布鞋里,她的双脚磨破了皮,但城里的一切都令她感到新鲜,她忘却了辛苦和累。她像刘姥姥闯进大观园,这里看那里瞧。老街很热闹,各种小店林立,来往的行人像潮水一样多,不时有人骑着自行车从街道快速驶过,留下“叮叮当当”的铃声。

她们坐在街边,面前竹筐里的荔枝新鲜水灵,很快被人们一抢而光。数了数卖荔枝的钱,整整有3块多——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钱,小心翼翼地把钱装进上衣口袋里。

堂姐去买日用品,让她在原地等。她挑着空竹筐站在那里,古榕树吹来的风伴随着诱人的香气朝她扑来。一个上午水米未进,她已饿得饥肠辘辘,那香气像一双充满魔力的手,用力牵扯着她向前走,走到一家名为“明月”的肠粉店门口。

店里的录音机飘出清甜的歌声:“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门口,一对夫妻麻利地忙活着,男人蒸肠粉、磨豆浆,女人将肠粉和豆浆端给店里的食客。女人身穿米色衬衫,乌亮的头发在脑后结成一个高高的发髻,像一朵朴素纯净的小花,摇曳在秋野里。门前,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坐在古榕树的绿荫下,认

真地写着作业。

她眼巴巴地朝店里张望,口水不受控制地往外冒。她从口袋里掏出钱,犹豫了一下,又放回去。家里穷,一家人都指望这些钱,她一分钱也舍不得用。

她感到有缕目光朝她而来,抬头,女人朝她一笑。那笑,让她想到初春穿过柳枝的阳光。女人走过来抓起她的小手,把她拉进店里,推到桌子边坐下。她惊慌起身要离开,女人把她按在座位上。“小姑娘,我请你吃肠粉喝豆浆。”女人的声音像山里的清泉一样轻柔。她的脸一红,坐着没动,她太饿了,这一刻,没什么比热气腾腾的食物更具吸引力了。

女人将一盘肠粉和一碗豆浆端到她的面前,晶莹剔透的肠粉裹着鸡蛋和肉末,乳白色的豆浆闪烁着牛奶般的光泽。她拿起筷子大口吃起来,丝毫不顾忌任何形象。女人温柔地看着她吃,笑道:“肠粉配豆浆,吃了满嘴香。”软嫩的肠粉入口,鲜美的酱汁缠绕在唇齿间,配上一口散发着浓郁豆香的豆浆,那美味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热乎乎的食物入肚,她的身体仿佛注入了神奇的力量,浑身舒坦,活力满满。

女人似乎想到什么,快步走出去,一溜烟钻进旁边的小巷。很快,女人拿着一双布鞋走进来。那是一双崭新的手工布鞋,针脚细密,千层底,黑色灯芯绒鞋面,鞋头绣着两只翩翩起舞的紫蝴蝶。女人蹲下身,脱掉她脚上布满破洞的旧布鞋,套上新布鞋。鞋不大不小,仿佛为她定做一般。看着她脚上的鞋,女人露出满意的笑,说:“这是我女儿做的新鞋子,你穿吧,我再给她做。”新布鞋柔软舒适,穿在脚上,她感觉一脚便踏进了春天的绿茵里。

几年后,她考上城里的高中,每次经过老街,都会特意绕到明月肠粉店门口,偷偷朝里面看几眼,但她从未进去过。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进小吃店吃东西是奢侈的。

后来,她参加工作了,只要来老街,都会走进明月肠粉店,点一份肠粉和豆浆享用。女人从没认出她来,毕竟,女人每天要面对很多食客,而她,只是众多食客中的一个。时光飞驰,她见证着岁月将女人的青丝涂染得一片雪白,看着岁月在女人脸上雕刻出一道道深深的纹路。

去年,她去老街时,发现明月肠粉店已经变为奶茶店。向周围人打听,得知女人的丈夫前段时间去世了,女人把店转了出去。女人去女儿工作的大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不习惯,又回来了,独自在老屋生活。

她打听到女人的住址,走进深深的小巷,敲响女人的家门。门开了,老太太陌生地看着她,问:“你是?”看着老太太,泪雾迷蒙了她的双眼。她没说话,从包里拿出一双旧布鞋,黑色的灯芯绒鞋面已发白,鞋头的蝴蝶也已褪色脱线了。看着那双布鞋,老太太身子一震,浑浊的眸子里突然闪起了光。

从此,她经常来老街看老太太,老太太便把家里的一把钥匙给了她。

她扶着老太太坐下,将肠粉和豆浆端到她的面前,笑着说:“肠粉配豆浆,吃了满嘴香。”她打开手机音乐,歌声传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老太太停下手里的筷子,徐徐望向窗外那深深的小巷。

站在办公室走廊的东侧阳台上,放眼望去刚好和龙峰塔成一条直线,它在直线的高处俯视,我在直线的下端仰望。

2021年6月,我到老县府二楼上班。清晨一次无意地抬头,目光所及的龙峰塔在朝霞下如擎天之柱,傲然耸立。塔身下原本翠绿的树叶被染上一层红霞,好像披上了一袭鲜丽的衣裳,直到太阳上升,满屏霞光才渐渐消逝。从此只要上班的日子,我都会先上阳台,仰望清晨的龙峰塔,感受四季的变换。岁月的流逝,阴雨天,它就是一位孤傲不屈的强者,在雨雾弥漫的天穹下如无边无际大海上的灯塔,指引着前进的方向,给人以无穷的勇气。更多时候它像一位独处高巅的静士,沐浴着阳光雨露,呼吸着浦江大地的灵气,显得宁静安详,恬然超妙。我感觉到,眼前的龙峰塔有着斗转星移依旧峰云不乱的气度,它阅尽霜华却仍初心如磐地凝视着这一方天地。

今年4月中旬,一群作家来浦江采风。看见龙峰塔时,一位老师问道:“这塔为什么要建在这里?”我愣住了,一时居然回答不上来,就像遇见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却喊不出他的名字一样。幸亏宣传部部长方渊接过话题,说:“传说浦江连年受灾,造塔镇妖,换百姓安居乐业。”这才化解了我的尴尬。回家后我查阅了《浦江文化志》,书中有关于龙峰塔的记录:“永康人胡则捐钱百万,陈公养施砖千灶,建塔山巅,七层六面……”北宋名臣胡则竟然是出资建塔人,而且捐钱百万!这让我感到意外的同时又有些许疑惑。意外的是胡则和龙峰塔有着这么直接的关系,我居然不知道;疑惑的是胡则素以清廉著称,何来百

万巨资?还有名为陈公养的这位古人捐砖千灶(窑),这座七层六面的塔身,需要那么多的砖头吗?查阅资料后才得知,这应该是古人写数时的一个模糊概念,而不是今人具体的数字。

胡则是吴越纳土归宋后婺州(金华古称)的第一位进士,因任上上谏减免衢州、婺州两地人头税,浦江百姓感其恩德,多地建有胡公庙,称其为“胡公大帝”,毛主席曾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八个字评价胡则。浦江的文化渐进,是不是也承自婺州首位进士、爱民如子的“胡公大帝”的遗风?因为虽有南北朝江淹“昨夜赤亭渚,今宿浦阳泊”和唐代李白“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等诗句将浦江之旅写入诗中,但真正有文学成就记载的浦江人,是在龙峰塔建成后才见诸文字。邑人宋濂撰《浦阳人物记·文学篇》中列为首位的于房,生于公元1039年,与其子于正封、于正封分别考中进士,而出资建塔人胡则却卒于公元1039年。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吗?我无法解释,只是小时候曾听大人说:“塔山下有一口名叫学塘的池塘,自从龙峰塔建好后,阳光照耀下的塔身影子会倒映在水面上,像一支毛笔正在蘸着墨水,池塘就像一块巨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墨水,一笔一砚相映生辉,从此浦江文人辈出。”

小孩子自然不会去关心出不出文人的事,倒是读了鲁迅先生《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后,曾特

晨望龙峰塔

□张华

意约上几位同学绕着龙峰塔转了几圈,看着四周无人便闪进了塔内。大伙儿双掌齐发,希望能把龙峰塔推倒,看有没有像白娘子一样被压在塔底受苦的生灵需要拯救。龙峰塔用它屹立千年的坚强无声地嘲笑我们的无知,坚硬的塔砖无情地击碎了我做英雄大侠的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家乡文化的愈了解,龙峰塔在我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我甚至对它有着神灵般的敬畏与膜拜。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进县城上班,那时候高楼大厦并不多见,龙峰塔是整个城市的最高处,无论它在哪个方位,抬头就可以看见它。龙峰塔像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镇守一邑,护佑一方;又像一位登高远眺的母亲,期待远行的游子早日归来。从浦江奔赴各地的儿女,更把它作为出发的始点、生命的终点。1995年5月,为了了却父亲的心愿,华为总裁任正非曾陪同父亲任摩逊专程回故乡。任老先生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任正非搀扶着父亲逛完县城后,在龙峰塔下公园入园拍照留念。回到贵州不到一个月,任摩逊即与世长辞。据说任老先生曾登上最高处,向东南方向凝望,远处有一个叫任店的小村,那是他出生的地方。1944年他回乡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任摩逊装病由村里人抬到郑家坞火车站,从此悄然离乡。游子最后归来至龙峰塔,把对故乡的思念与眷恋带回贵州,带进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

每一次仰望龙峰塔,我都会想起永康胡则与浦江于房的一逝一生,仿佛是一次生命的轮回;想起梅执礼、吴莱、方凤、柳贵、宋濂等大儒名臣或铮铮铁骨或风流倜傥的形象;想起近现代的曹聚仁、石西民、洪汛涛、吴弗之、张书旂、方增先、吴山明等一批文化大家……群星闪烁,浦江文化飞扬。如果要寻找起点,我觉得龙峰塔就是浦江文化的源头。

到文旅部门工作以后,我偶然得知,1978年7月至次年10月,文物部门曾对塔身进行修缮,在第四层发现北宋螭纹铜钱和银铤各一只,内放北宋铜钱约1000枚。正是这个银盒,1992年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成为浦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同时在第四、五层发现铭文砖两块:其一铭文为“皇宋天禧元年六月一日,蝗虫届邑,往来五日,不伤禾苗,因许道场归”;其二铭文“皇宋天禧元年七月上旬,弟子朱胜专到塔敬塔”。蝗虫飞临浦江,来往历时五日,居然不伤禾苗,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也许正因为如此不可思议,才铭文于砖,留存塔内吧。

我不知道千年的龙峰塔还守护和珍藏着多少往事与秘密,我仰望着,思索着,祈求着。它所记录的千年前的祖先的信仰、苦难、悲欣,我赶得过去探望、安慰、对话吗?也许建塔时在地宫还会放着舍利、佛经、藏书或金银器物,但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龙峰塔把浦江最厚重、最高尚、最宽敞的大门打开了,把流淌不息的文化之源赐予了这片土地。

千年不枯的喜悦,万年不变的笑容,在高耸立的龙峰塔下,将永远绵延、绽放在浦江的每一个春天里。



浦江龙峰塔

星河